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

故事与经典

——2013秋讲·毕飞宇 吴义勤卷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 编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

故事与经典

——2013秋讲·毕飞宇 吴义勤卷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事与经典—2013 秋讲·毕飞宇 吴义勤卷 /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 编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5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

ISBN 978-7-5354-5064-7

I. 故… II. 毕… III. 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3418 号

责任编辑: 刘兰青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徐慧芳

责任印制: 左 怡 邱 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30 毫米×1050 毫米 1/16 印张: 22.75

版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314 千字

定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总 序

李俊国

新时期文学 30 年,是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形态的全面开放、转型共生,是在对世界文学、文化的多方位敞开与交流中而展现出新的热情和创造力,让当代文坛呈现出缤纷而复杂的文化景观。作家辈出,精品纷呈,同时也鱼龙混杂,一度出现人文精神的危机;然而一路走来,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显出从觉醒期的稚嫩到“文学经典化”的气象与态势!——借用恩格斯形容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话语: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

正是鉴于新时期文学 30 年生动繁荣的时代要求,2012 年 3 月,华中科技大学与湖北省作家协会联手合作,共同组建并成立了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著名作家、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方方女士任中心主任,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李俊国、蒋济永,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晓晖任中心副主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的学术宗旨,定位于“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拟在 5 年时间内,采用“驻校作家”方式和“文学春讲”、“文学秋讲”形式,聘请当代著名作家和著名文学批评家进驻中心,就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的生成与实践的相关文学问题,当代文学创作与发展的相关前沿的、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展开诸如文学讲演、学术对话、理论研讨等系列而立体的活动方式。在此基础上,中心邀约、聚集国内外学术界的相关力量,合力攻关。以当代著名作家为研究对象,从多种学术研究路径,展开“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

2012 年当代写作研究中心先后邀请了著名作家张炜,评论家张新颖,著名作家韩少功、格非进驻华中科技大学并开展“著名作家评论家驻校讲学”

系列活动，其活动成果已分别汇集在“经验与原创——2012 春讲·张炜 张新颖卷”和“革命与游戏——2012 秋讲·韩少功 格非卷”中。2013 年春季，中心特邀著名作家苏童，青年批评家谢有顺教授进驻华中科技大学开展“2013 文学春讲”系列活动，其成果也以“边缘与颓废——2013 春讲·苏童 谢有顺卷”为题结集出版。2013 年 11 月 10 日至 11 月 23 日，中心特邀著名作家、江苏省文联副主席毕飞宇先生，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吴义勤教授进驻华中科技大学开展“2013 年文学秋讲”系列活动，本卷文字，就是“2013 文学秋讲”活动的精编，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工程的系列成果之一。

整卷分四个栏目：一、毕飞宇、吴义勤演讲录；二、喻家山文学论坛纪要与论文选载；三、文学对话与访谈；四、作家作品经典化研究专辑。

为道如磋，如琢如磨。

虽然我们成功举办了四届文学系列活动，但我们依然殷切期盼社会各界对我们工作的关注与支持，关爱与呵护；期待读者的真诚交流与真挚批评。

本卷序

蒋济永

根据作家和专家们的建议,每一卷应有一个序以明题意和主旨。

本卷以“故事与经典”命名颇为纠结,主要是它与此前出版的“经验与原创”、“革命与游戏”、“边缘与颓废”三卷书的命名方式有点不同,即按已成惯例,前面一个词概括20世纪以来中国作家(包括特邀驻校作家)小说叙事的内容和主题,后面一个词侧重用美学术语来表达这类作家的创作风格和艺术倾向,前者关乎作家创作,后者关乎艺术追求和美学评价,一实一虚,很有张力,而取名“故事与经典”,其中“经典”一词既不是作家创作风格特点,也不是作家艺术追求的体现,用作家毕飞宇的话说,“作家不会为了写出经典而创作”。本中心青年学者王均江博士主张用“权力与叙事”为书名,更为贴切。因为这除了延续之前的命名风格外,还与毕飞宇创作表现的主题、风格切近:“毕飞宇的作品从形式上讲很讲究叙事方式,他的一个很有名的中篇名字就叫做‘叙事’,从内容上说很注意表现中国社会‘人在人上’这种权力机制(渗透至包括家庭在内的每一个角落)”,因此“权力与叙事”就更切题。

然而,本卷最终还是选择以“故事与经典”作为书名,主要是基于以下思考:

首先,前面几卷命名上还有另外一个惯例,那就是以“喻家山文学论坛”当季“主题”命名,如2012年春讲卷就是截取“百年中国历史经验与文学原创”论题中的“经验与原创”;2012年秋讲卷和2013年春讲卷的命名也都遵循这一逻辑。其次,从名实相符角度看,尽管在“作家作品研究专辑”中有好几篇探讨毕飞宇小说创作中的权力、性与叙事关系,作家与学生的“对话”中也坦承其作品对这一主题的设置,但从演讲、论坛和访谈栏目的主要内容

看,重点还是围绕着小说叙事、经典化议题展开,因此,用“故事与经典”之名,比较切合本卷的基本内涵。

当然,最重要的是,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的选题原则是,我们选取的关键词能概括当代乃至于一百年来中国文学所遭遇的基本问题和审美追求。本卷选择“故事与经典”而不是“叙事与经典”,是因为“故事”也许更能代表中国文学对西方主导的叙事模式和话语的反思与新追求,“经典”也更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面前证明自己也能成为世界一流,它在与古典传统决裂的同时能开陈布新,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创造出了新的艺术精品。

“叙事”固然是20世纪中国小说写作的重要主题,而且涉及的范围比“故事”宽得多,许多“叙事学”著作都有论述,也正因为此,“叙事”已经被批评界用滥了,反而更俗了,而使用“故事”更有一种让小说回归原初的感觉。我们知道,小说的起源就是与故事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没有故事就没有小说”。中国小说就是从街谈巷语的“稗史”(野史)、志人志怪和传奇发展起来的,故事就成为小说叙述的中心,如《世说新语》《搜神记》、“唐传奇”等;西方从荷马史诗到中世纪的传奇,再到《十日谈》《巨人传》《坎特伯雷故事集》等,也都体现了本雅明《讲故事的人》指出的“故事先于小说”的历史演变规律。相反,现代小说的兴起已两次让“故事”失去了“魅力”。一次是近代小说家用“书写”代替了“讲述”。讲述是讲故事的人取自亲身经验或别人转述的经验,而且在讲述中不断变异和丰富,而书写则诞生于孤独的作家个人,文字让故事和经验变成不可更改的“事实”。第二次是职业小说家的专业写作。现代小说家大致分为通俗或流行文学家和严肃文学家。流行文学家的写作往往在乎小说是否“好看”,它与商业价值联系在一起,突出故事性;而专业作家从事严肃文学创作时更在乎“怎样写”的实验,把一个“故事”变成如何写的叙事事业,结果是大量实验性质的现代小说让非专业读者看不懂,或者阅读起来困难重重。于是,“故事”经历了近现代以来创作上的两次转换,讲述故事变成了“叙事”和“如何叙事”,最后“故事”在当代小说创作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低,甚至可有可无,玩“叙事技艺”则成了作家们“艺术成就高低”的竞争标准。这是小说发展路线的“畸形”和危机。因此,我们取“故事”就是让当代作家,尤其是从事专业写作的作家追本溯源,反思近代以来小说创作的模式和走向:是什么、又是谁,让小说失去了魅力,以至于越来越少的人去阅读?

在当代小说家中毕飞宇的小说是很耐看的。他的作品为什么具有这样

的魅力？有人认为他的小说很精致，也有人说他的小说很写实，等等，这都是外观上的表征，真正让其小说焕发出异样魅力的是讲述。通过讲述故事的方式让作家个体经验的智性表达得到了充分展示，这似乎让我们看到了小说的古老传统在当代小说中有了复活的迹象。因此，这一卷取“故事”之名，也是很契合毕飞宇小说的叙述气质的。

至于本书题名的另一个词“经典”，用它作为论坛论题，最初意图是让我们设置的整套“经典化研究丛书”之“经典化”在理论上有个界说，听取文学界和学术界的直接看法和评议。而事实上，什么是“(文学)经典”？其含义是比较明确的，它是指具有原创性的、具有深厚思想文化底蕴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语言艺术品。问题是，对当代文学如何选定经典？当代批评家有没有权利认定自己时代的经典？毕竟，当代批评家会受到时代视域的限制。最极端的观点是否定当代批评家的“经典化”动议，说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经典只能交后世评定。关于这一点我们借用批评家吴义勤的观点来回应：“在经典命名的问题上，我们还要回答的是当代作家究竟为谁写作的问题。当代作家是为同代人写作还是为后代人写作？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幻想同代人不接受的作品后代人会接受，这本身就是非常乌托邦的。更何况，当代作家所表现的经验以及对世界的认识，是当代人更能理解还是后代人更能理解？这也是不言自明的。当代人更能理解当代作家所表达的生活和经验，更能够产生共鸣。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代人对一个时代经典的命名显然比后代人更重要。”文学史上很多名家名篇就是由其同时代人认定的。因此，那些质疑当代批评家和读者是否有权对当代创作“经典”进行命名的人，只要稍有文学史概念，是不会提出这一缺乏常识的问题的。

因此，正当地质疑“经典化研究”的议题应是，我们将如何对当代作家作品进行“经典化”研究？判定一个作家作品是否是“经典”的依据和理论方法是什么？当代理论的贫困，以至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批评界肯定者与否定者各执一词，有的干脆不置可否。这是当代文学研究界的悲哀。莫言获诺奖代表着西方文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诠释，为什么中国批评界就没有对中国自己的优秀作家作品给世界一个解释？为什么批评界就没有论文从西方文学史观来深度剖析为什么选择莫言获奖而不是当代其他作家？而不能肤浅地说，“哦，莫言获诺奖是因为翻译比原作好。”那么请问，文学批评界又有多少人研究了莫言及当代作家原作与翻译的关系？这种差异是不是本质性的？它们表现在哪里？因此，这需要我们的批评给出一个理性的客观的分析和理论总结。

以“故事与经典”作为议题和命名,其宗旨是反思近现代以来的小说叙事传统和模式,以“经典”和“经典化”为名,提升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品位和批评家“史笔”眼观。尤其在“经典化”道路上,当代批评界需要重建一套解释中国文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此,我们需要做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要总结,总结文学史上经典形成方式,尤其是研究同时代人是如何形成自己经典的方式、方法,这对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是有直接启迪意义的。二是要在文学现场中去感知,因为任何反思和解释不是空中楼阁,当代批评家要对作家作品做出准确判断,首先要做的就是将作家和批评家拉到现场,面对面地交流,这也是我们设立著名作家批评家驻校进行春秋讲学的目的,让他们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展现自己,在对话和交流中获得认知和把握。三是对作家作品进行“细读”、比较,将其放到中外文学史这一“烤炉”上去拷问,从而遴选出最有价值的代表作。四是反思当代文学批评家的批评能力,当代批评需要有世界文学的眼界,但要摒弃套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文学活动的“外在反思”路子,探索切合中国文学创作实际的文学阐释新路子。

令人高兴的是,在本卷各栏目中做了如下几方面的有益探讨:吴义勤的《我看中国当代文坛》以莫言为什么能获诺贝尔文学奖为剖析案例,指出了当前文学评价危机的种种表现和为什么要进行经典化研究的意义;蔡家园《“泛经典化”时代的文学“发现人”》专门探讨经典形成过程中“发现人”的意义和价值,就像世有千里马,伯乐不常有,这在经典化过程中对当代批评家的发现能力提出了很大挑战;蒋必成、刘久明的《欧美文学经典化的理论探讨与案例启迪》从欧美文学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经典化理论和案例的梳理中,指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应立足于文学作品的原创性、文化底蕴、审美性和民族语言代表性几个维度去考察本质主义路线。当然,我们要感谢作家毕飞宇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而优秀的文学对象。昌切在《〈玉米〉和〈玉秀〉中的性别与权利》一文中,指出毕飞宇创作中的理性主义特点,精细地解剖了《玉米》和《玉秀》所蕴含的在性别与权利的语义关联中生成的男少女仆的理性结构,以理杀人和女性的生存权利是对“文革”这一特定政治权力和生存环境的有力控诉。蔚蓝在《精致主义的叙事风度与经典的生成》中提出的“精致主义的叙述风度”和蔣济永在《毕飞宇小说创作的两个秘密及其根源》中提出的毕飞宇小说“智性语言”和“停顿/延长”叙述手段的运用,都较全面地概括了毕飞宇小说创作的独特性,展示了批评家对作家作品认识的深度。王玮璐《〈平原〉式空间中的女性言说方式》一文,大胆的性别话语分析,让人耳目一新,让我们看到了批评的新气象!

目 录

总序 / 001

本卷序 / 001

一、毕飞宇、吴义勤演讲录

毕飞宇：写作的自由与对抗 / 003

毕飞宇：我与小说 / 019

吴义勤：关于 80 年代的先锋小说 / 034

吴义勤：我看中国当代文坛 / 054

二、喻家山文学论坛纪要与论文选载

论坛纪要：故事与经典

——2013 年秋讲：第四季喻家山文学论坛 / 075

王乾坤：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定位问题 / 108

蔡家园：“泛经典化”时代的文学“发现人” / 118

吴 艳：小说故事与经典——以《推拿》为例 / 125

沈嘉达：经典小说的改编：《推拿》从小说到电视剧 / 133

蒋必成、刘久明：欧美文学经典化的理论探讨与案例启迪 / 144

三、文学对话与作家访谈

叙事的秘密

——毕飞宇与中文系研究生对谈 / 155

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与境遇

——吴义勤与中文系研究生对谈 / 173

寻找让“水像水，风像风”的语言

——毕飞宇访谈 / 191

当代文学经典化：理念、路径与实施

——吴义勤教授访谈 / 211

四、作家作品经典化研究专辑

昌切：《玉米》和《玉秀》中的性别与权利 / 227

姚亮：吊诡的尊严

——解读《玉米》的女性形象 / 239

王玮璐：《平原》式空间中的女性言说方式 / 249

蔚蓝：精致主义的叙事风度与经典的生成

——谈毕飞宇小说叙事的审美特色 / 257

蒋济永：毕飞宇小说创作的两个秘密及其根源 / 269

谭杉杉：毕飞宇小说的故事与互文性 / 280

涂慧：毕飞宇小说的历史意识与叙事嬗变 / 293

冯丽萍：毕飞宇小说研究综述 / 300

毕飞宇作品目录 (1993—2013) / 315

毕飞宇研究论文目录 (1993—2013) / 3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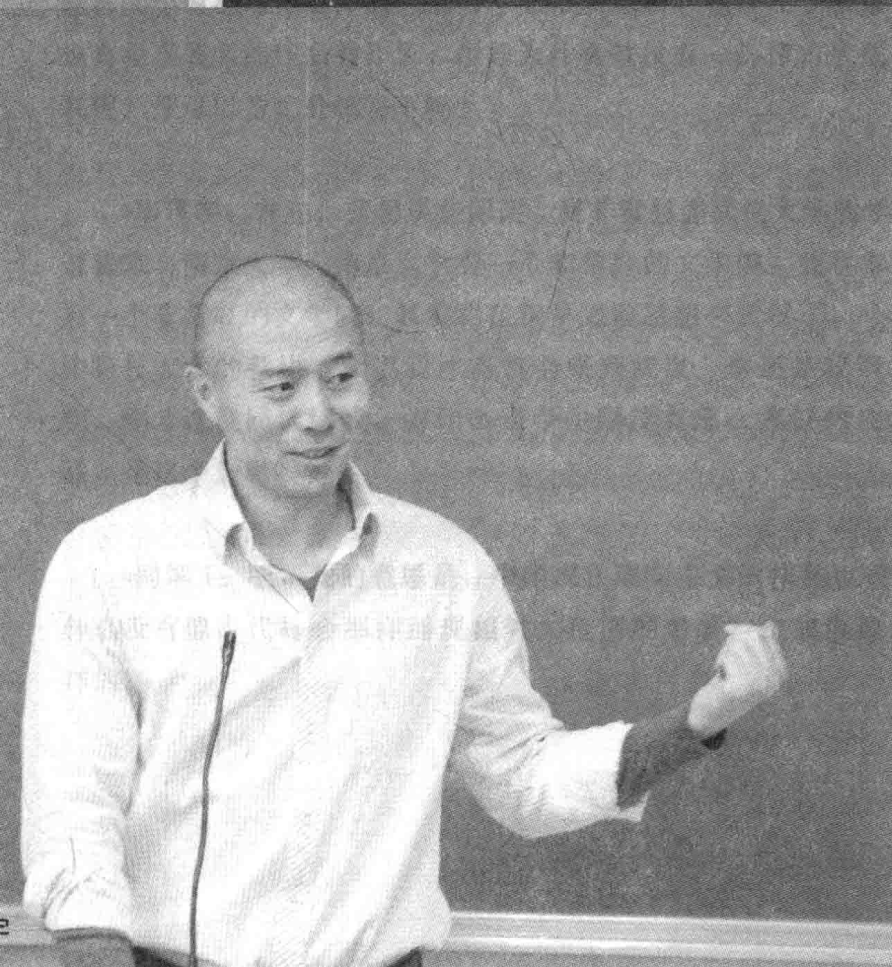
后记 / 352



吴义勤

壹

毕飞宇、吴义勤演讲录



写作的自由与对抗

(在武汉大学的演讲)

毕飞宇

◎主持人：今天，毕老师演讲与其他形式不同，我们采取提问回答这种方式来进行我们的讲座，希望各位同学能踊跃地提出问题。

◎同学 1：毕老师，您好！欢迎来参加我们武汉大学的珞珈论坛。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我看了很多您的小说。我觉得中国现在有很多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都写得挺深的。他们写了很多题材，也涉及了很多问题，当然也有很多著名的作品和作家，但是为什么就没有一部像古代那样的名著出现呢？您可以帮忙分析一下吗？

◎毕飞宇：首先，我得说些闲话。我非常感谢武汉大学的学生，你们知道我来自南京大学，南京大学有一个非常好的文学院，我也知道武汉大学有一个非常好的文学院。其实我在很早之前就想来武汉了，今年因为是华中科技大学的秋讲，所以我才有机会来到武汉。这还是我第一次到武汉呢。刚才这位同学问我，为什么当今中国没有那么多好的现实主义的作品，是这个意思吗？

◎同学 1：嗯，我的意思是，中国现在现实主义的作品也很多，但是为什么没有像古代社会那样涌现相对大范围的名著？比如说像四大名著那样的。

◎毕飞宇：为什么没有像古代那样出现现实主义的名著？你知道吗，面对这个问题，首先必须面对现实主义这个问题，而现实主义问题又必须面对人和社会关系的问题。如果内心的感受和外部的表达是一致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表达是自由的；可是如果外部世界对自由的认可度达不到人性的要求，这个里面就会存在一个落差：你是不是可以把你的逻辑判断和生命感受真实地表达出来？注意，是逻辑判断和生命感受。

所以，如果你觉得今天我们的小说里面现实主义的表达离我们的期待有距离的话，那么我首先要说，我们的自由度还不允许。这是第一个问题。这是从一个大的地方即从社会方面来说的。

第二，要从小说美学自身来看。在座的同学可能都非常清楚，现实主义作品到了18、19世纪的时候已经达到了高峰。面对现实主义这样一个写作方式，我们人类文学史上已经出现了司汤达、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这样的高峰。你知道吗？每一种艺术形态在高峰出现之后是很难在短期内出现第二次高峰的。在批判现实主义这个高峰出现之后，紧接着转入了一个短期的浪漫主义思潮时期，然后我们的世界文学就进入了现代主义阶段。那么这个现代主义阶段，经过差不多一百多年的演变，也就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影响到了中国。在中国，我们把它界定为先锋小说或新潮小说。

第三，它还有一个时代的特征。你知道，面对现实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相对来讲，如果文化形态处在一个相对缓速发展这样一个阶段，也就是说，你骑着一个毛驴，你骑着一个自行车，面对这个世界你的眼睛是容易聚焦的；可是，如果你坐在一辆每小时300公里的小轿车上，风一样向前飞奔，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你就很难把握这个世界了。如果用照相机去面对，你会发现，这个照片是虚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速度对认知是有影响的。如果我们不能聚焦，我们就很难确认，这是一个常识问题。概括来讲，在今天，在面对现实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有障碍的：第一，意识形态问题即自由度问题；第二，小说美学自身发展的问题，即规律性问题；第三，时代的问题。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谢谢！

◎同学 2：毕老师您好！我个人虽然不是文学专业的，但我对文学一直都非常感兴趣。我喜欢看一些中国现当代的文学，但我发现，中国现当代的作家都把目光聚集在以前的一段时间，没有紧跟时代步伐。比如说，我就没有看到一些小说里面写过奥运会、写过习主席等与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非常新鲜的事物，而我看到一些外国文学里面就有。比如美国有一本书叫做《自由》，那里面就有一些与时俱进的话题。比如说，一些政党、总统的更换，一些喜剧明星的事，包括一些电视节目和广告。我想请问下毕老师，您是怎么看待这种情况的？

◎毕飞宇：你不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刚才的问题吗？我已经说了。为了把你的这个问题接下来，我觉得比较稳妥的办法是我个人向你做一番检讨。因为我这方面做得也不够好，但是你刚才提的那个问题其实我已经注意到了，几年前就注意到了。不过你要知道，写作，你得一步一步地来。这个一步一步地来，不仅包括你对社会的认知，还有一个重新认识自我的问题，这里面就包含叙事美学的转换问题。不是你想改变马上就能实现的。这个需要时间。

我们都说，市场的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其实，文学的背后也有。这个“看不见的手”就是广大读者的审美需求。读者都注意到的问题，反过来也会影响创作。当然，问题意识的产生一般都在实践之前，所以，要有耐心。谢谢！

◎同学 3：毕老师您好！首先非常荣幸我的家乡也是在苏北。我家在盐城。我在高中的时候，有一些苏南的教授说苏北的学生写不出好作文。在苏北和苏南之间，我觉得在地域文化上，苏南对苏北存在固有的陈见，有一种优越感和偏见。那么我的问题就是，在小说当中，大到全国乃至整个世界，在不同的地域文化之中，是否真的存在这种优劣？然后如何正确地看待这种地域文化？

◎毕飞宇：苏南和苏北的文化确实特别不一样，但是我要告诉你，《儒林外史》《西游记》《水浒传》这些作品都和苏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